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九

二李元牛楊

李逢吉字虚舟系出隴西父顔有錮疾逢吉自料醫劑遂通方書舉明經又擢進士第范希朝表為振武掌書記薦之德宗拜左拾遺元和時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

改中書舍人知禮部貢舉未已事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諂禮部尚書王播署榜逢吉性忌刻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沮止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為劒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位徙山南東道緣講侍恩陰結近倖長慶二年召入為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度嘗條稹憸佞逢吉以為其隙易乘遂并中之遣人上變言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為稹刺度帝命尚書左僕射韓皐

給事中鄭覃與逢吉參鞫方無狀稹度坐是皆罷逢吉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動詭譎者更相挺以詆傷度於是李仲章處厚等誦言度爲逢吉排迮度初得留時巳失河朔王智興以徐叛李介以汴叛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中外交章言之帝訖不省度遂外遷介平進尚書右僕射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人梁守謙劉弘規王守澄議請立景王爲皇太子帝不能言頷之而已明日下詔皇太子遂定鄭注得幸於王

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爲與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傅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闗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未幾封涼國公敬宗新立度求入覲逢吉不自安張權輿爲作讖言以沮度而韋處厚亟爲帝言之計卒不行有武昭者陳留人果敢而辯度之討蔡遣説吴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撓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

石州刺史罷歸不得用怨望與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彙居長安中以氣俠相許逢吉與李程同執政不叶程族人仍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顧逢吉持不可昭愈憤酒所語其友劉審欲刺逢吉審竊語權輿逢吉因彙召見昭厚相結納怨隙得解逢吉素厚待彙嘗與書曰足下當以自求字僕吾當以利見字君辭頗猥昵及度將還復命人發昭事由是昭彙皆下獄命御史中丞王播按之訓諷彙使誣昭與李程同謀不然且死

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為也獄成昭榜死彙流崖州涉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訓流象州擢審長壽主簿而逢吉謀益露昭死人皆寃之初逢吉興昭獄以止度入而不果天子知度忠卒相之逢吉於是寖踈以檢校司空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表李續自副張又新行軍司馬頊之檢校司徒初門下史田伾倚逢吉親信顧財利進婢嬖之伾坐事匿逢吉家名捕弗獲及出鎮表隨軍滿歲不敢集使人僞過門下省調房州司馬為有

司所發即襄州捕之詭譎不遣御史劾奏詔奪一季俸因是貶續爲涪州刺史又新汀州刺史久乃徙宣武以太子太師爲東都留守及訓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足病不能朝以司徒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成無子以從弟子植嗣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六代祖巖爲隋兵部尚書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

遺性明鋭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而橈

國政積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伏見陛下降明詔

脩廢學增胄子然而事有先於此臣敢昧死言之賈誼

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

管蔡則讒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

者教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

禽唐叔與游目不閲淫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

不備珍異及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

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諭焉回佞庸違固吾所積慣諂之者易辨焉人之情莫不耀所能黨所近苟得志必快其所蘊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游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日恣睢天下之人未盡愚而亥不能分馬

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宮矣若秦亡則有以致之也太宗爲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卽位後雖間宴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貞觀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高不爲司議郎其驗也母后臨朝翦棄王室中睿爲太子雖有骨鯁敢言之士不得在調護保安職及讒言中傷惟樂工剖腹爲證豈不哀哉比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不

疾廢眊瞶即休戎罷帥者處之又以僻滯華首之儒備
侍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名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
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臣以爲高祖
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者故
不之省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宮無保助之
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況稼穡艱難乎願令皇
太子洎諸王齒胄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輟禽色之娱
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名見上

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宫中羣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上下之

志霈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
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可得乎及
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内謀曰與其言
不用而身爲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
擇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茍順是非以事之
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内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
之事不得見況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
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太

宗初卽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事者唯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忌諱爲虞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四方言得失於外不數年大治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下盡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夫樂全安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喜順從怒謇犯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爲子

孫建永安計也爲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寃決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能有所發明耳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它有司或時名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

何如哉貞觀時尚有房杜王魏輔翊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歳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宫人四嫁宗女五時名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羣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畋游于時論修髙弘本豆盧靖等出爲刺史閲旬追還詔書積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悦召問得失當路

者惡之出爲河南尉以母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沒入塗山甫等八十餘家田產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礪黨怒俄分司東都時浙西觀察使韓皐杖安吉令孫澥數日死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孟昇喪乘驛内喪郵中吏不敢止内園擅繫人踰年臺不及知河南尹誣殺諸生尹太階飛龍使誘亡命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賈錢千萬凡十餘事悉論奏會河南

尹房式坐罪稹舉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停務詔薄式罪
名稹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
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
參軍而李絳崔羣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
改虢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於詩與
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
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
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

奏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爲南宮散郎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爲士類訾薄稹内不平因誡風俗詔歷詆羣有司以逞其憾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稹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羣議乃罷弘簡而出稹爲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

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稹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時王庭凑方圍牛元翼於深州稹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以便宜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誅裴度曰于方爲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皐鄭覃及逢吉雜治無刺度狀而方計暴聞遂與度偕罷宰相出爲同州刺史諫官爭言度不當免而

黜稹輕帝獨憐稹但削長春宫使初獄未具京兆劉遵古遣吏羅禁稹第稹訴之帝怒責京兆免捕賊尉使使者慰稹再朞徙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太和三年召爲尚書左丞務振綱紀出郎官尤無狀者七人然稹素無檢望輕不爲公議所右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所論著甚多行于世在越時辟竇鞏鞏天下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

益傳時號蘭亭絶唱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為生工屬文第進士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骾訐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楊於陵鄭敬韋貫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調去僧孺調伊闕尉改河南遷監察御史

進累考功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穆宗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從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賕當死賂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貲簿校計

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繇是遂以相尋遷中書侍郎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是時政出近倖僧孺數表去位帝為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惡亟圮歲增築賦菶茅於民吏倚為擾僧孺陶甓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又廢沔州以省冗官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不宜棄外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

帝不時名宰相問計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夫范陽自安史後國家無所繫休戚前日劉總挈境歸國荒財耗力且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繇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扞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是時吐蕃請和約弛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劒南於是李德裕上言韋臯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二千人燒

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羣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曰吐蕃䌛地萬里失一維州無害其彊今脩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彼來責曰何故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若東襲隴坂以騎綴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則京師戒嚴是雖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之帝亦以爲不直會中尉王守澄引纖人竊議朝政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

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内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彊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它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固請罷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副大使天子既急於治故李訓等投隙得售其妄幾至亡國開成初表解劇鎮以檢校司空爲東都留守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相娛樂三年召爲

尚書左僕射僧孺入朝會莊恪太子薨既見陳父子君臣人倫大經以悟帝意帝泫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謁檢校司空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彛樽龍勺詔曰精金古器以比況君子卿宜少留僧孺固請乃行會昌元年漢水溢壞城郭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明年以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從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狀又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恨歎之武宗怒黜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累貶循

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還爲太子少師卒贈太尉
年六十九謚曰文簡諸子蔚叢最顯
蔚字大章少擢兩經又第進士繇監察御史爲右補闕
大中初屢條切政宣宗喜曰牛氏果有子差慰人意出
金州刺史遷累吏部郎中失權倖意貶國子博士分司
東都復以吏部召兼史館修撰咸通中進至戶部侍郎
襲奇章侯坐累免未一歲復官久之檢校兵部尙書山
南西道節度使治梁三年徐州盜起神策兩中尉諷諸

藩悉財助軍蔚索府帛三萬以獻中人嫌其吝用吳行魯代之黃巢入京師遁山南故吏民喜蔚至爭迎候因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子徽

徽舉進士累擢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濫吏多姦歲調四千員徽治以剛明杜干請法度復振蔚避地于梁道病徽與子扶籃輿歷閣路盜擊其首血流面持輿不息盜迫之徽拜曰人皆有父今親老而疾幸無駭驚盜感之乃止及前谷又逢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

舍之家進帛裹創以饘飲奉蔚留信宿去抵梁徽趨蜀謁行在丏歸侍親疾會拜諫議大夫固辭見宰相杜讓能曰上遷幸當從親有疾當侍而徽兄在朝廷身乞還營醫藥時兄循已位給事中許之父喪客梁漢終喪以中書舍人名辭疾改給事中留陳倉張濬伐太原引爲判官敕在所敦遣徽太息曰王室方復𢡖藏殫耗當協和諸侯以爲藩屏而又濟以兵諸侯離心必有後憂不肯起濬果敗復召爲給事中楊復恭叛山南李茂貞請

假招討節伐之未報而與王行瑜輒出兵昭宗怒持奏不下茂貞亟請帝召羣臣議無敢言徽曰王室多難茂貞誠有功今復恭阻兵而討之罪在不俟命爾臣聞兩鎮兵多殺傷不早有所制則梁漢之人盡矣請假以節明約束則軍有所畏帝曰然乃以招討使授茂貞果有功然益偃蹇帝使宰相杜讓能將兵誅討徽諫曰岐國西門茂貞憑其衆而暴若令萬分一不利屈威重奈何願徐制之不聽師出帝復召徽曰今伐茂貞彼衆烏合

取必萬全卿計何日有捷對曰臣職諫爭所言者軍國
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職也
旣而師果敗遂殺大臣王室益弱俄繇中書舍人爲刑
部侍郎襲奇章男崔肙忌徽之正换左散騎常侍徙太
子賓客以刑部尚書致仕歸樊川卒贈吏部尚書
叢字表齡第進士繇藩帥幕府任補闕數言事會宰相
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爲可奚用衆耶令張
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以司勳員外郎

爲睦州刺史帝勞曰卿非得罪宰相乎對曰陛下比詔
不由刺史縣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擢臣非嫌也即賜
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爲越等乃賜銀
緋咸通末拜劍南西川節度使時蠻犯邊抵大渡進略
黎雅叩邛崍關謾書求入朝且曰假道叢囚其使四十
人釋二人還之蠻懼即引去僖宗幸蜀授太常卿以病
求爲巴州刺史不許還京爲吏部尚書嗣襄王亂叢客
死太原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調華州參軍事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久流落不偶去從藩府辟署入授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裴度伐蔡引爲彰義觀察判官蔡平遷駕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進中書舍人時翻爲華州刺史父子同拜世以爲寵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干丐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劒州刺史由是嫌忌

顯結樹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俄復為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沖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筍寶歷初累進兵部侍郎父喪解太和中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即引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己者德裕所善皆逐之遷中書侍郎久之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

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爲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爲刺史帝然之即以虞卿爲常州元夫爲汝州蕭澣爲鄭州宗閔曰虞卿位給事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日見賔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不得對俄以同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始用事疾德裕共訾短之乃罷德裕復名宗閔知政事進

封襄武縣侯恣肆附託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極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嘗詆鄭覃爲妖氣今自爲妖耶卽出爲明州刺史貶處州長史訓注乃劾宗閔異時陰結駙馬都尉沈𥿄内人宋若憲宦者韋元素王踐言等求宰相且言頃上有疾密問術家吕華迎考命厯曰惡十二月而踐言監軍劒南受德裕賂復與宗閔家私乃貶宗閔潮州司户參軍事𥿄逐柳州元素等悉流嶺南親信並斥時訓注欲以権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二人黨

逐去之人人駭栗連月霁晦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開成初幽州史元忠河陽李載義累表論洗乃徙爲衢州司馬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宦人諷帝帝因紫宸對果曰朕念宗閔久斥應授一官覃曰陛下徙令少近則可若再用臣請前免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卽死爲幸寶歷時李續張又新等號八關十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李珏曰

此李逢吉罪今續喪關不可不任以官吏行曰不然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何惜數憸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憎愛奪帝曰州刺史可乎覃請授洪州別駕吏行曰宗閔始庇鄭注階其禍幾覆國嗣復曰陛下向欲官鄭注而宗閔不奉詔尚當記之覃質曰嗣復黨宗閔者彼其惡似李林甫嗣復曰覃言過矣林甫妬賢忌功夷滅十餘族宗閔固無之始宗閔與德裕俱得罪德裕再徙鎮而宗閔故在貶地夫懲勸宜一不可謂

黨因折覃曰比殷侑爲韓益求官臣以其昔坐贓不許覃託臣勿論是豈不爲黨乎遂擢宗閔杭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既而覃夷行去位嗣復謀引宗閔輔政未及而文宗崩會昌中劉稹以澤潞叛德裕建言宗閔素厚從諫今上黨近東都乃拜宗閔湖州刺史稹敗得交通狀貶漳州長史流封州宣宗即位徙柳州司馬卒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既寖貴喜權勢初爲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爲相宗閔遂與爲怨韓愈爲作

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是敗子琨瓚皆擢進士令狐綯作相而瓚以知制誥歴翰林學士綯罷亦爲桂管觀察使不善御軍爲士卒所逐貶死宗閔弟宗冉其子湯累官京兆尹黄巢陷長安殺之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閲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旣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八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

學宏辭與裴度柳公綽皆爲武元衡所知表署劒南幕府進右拾遺直史館尤善禮家學改太常博士再遷禮部員外郎時於陵爲戸部侍郎嗣復避同省換他官有詔同司親大功以上非聯判句檢官長皆勿避官同職異雖父子兄弟無嫌遷累中書舍人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之然不欲越父當國故權知禮部侍郎凡二朞得士六十八人多顯官文宗嗣位進戸部侍郎於陵老求侍不許喪除擢尚書左丞太和中

宗閔罷嗣復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宗閔復相徙西川開成初以戸部侍郎召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俄與李珏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農縣伯仍領鹽鐵後紫宸奏事嗣復爲帝言陸洿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珏趣和曰士多趨競能奬洿貪夫廉矣比賓洵直以論事見賞天下釋然況官洿耶帝曰朕賞洵直褒其心爾鄭覃不平曰彼包藏固未易知嗣復曰洵直無邪臣知之覃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免即

再拜祈罷珏見言切繆曰朋黨固少弭覃曰附離復生帝曰向所謂黨與不已盡乎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故在珏乃陳邊事欲絶其語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珏嫉朋比珏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劒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謂誰爲黨耶因當香案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安之它日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天

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賊亂非重之也珏曰治亂宜直推人事耳帝曰然又問天后時有起布衣為宰相者未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為之計耳必責能否要待歷試乃可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録姚璹趙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闗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録月付史官宅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又問延英政事孰當記之珏監修

國史對曰臣之職也陳夷行曰宰相所錄恐掩蔽聖德
自盜美名臣向言不欲威權在下者此也珏曰夷行疑
宰相賣威權貨刑賞不然何自居位而爲此言耶臣得
罷爲幸覃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
復曰開成初覃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珏同進臣不
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也縱陛下不忍
加誅當自殄滅卽叩頭請從此辭不敢更至中書乃趨
出帝使使者召還曰覃言失何及此耶覃起謝曰臣愚

不知忌諱近事雖善猶未盡公臣非專斥嗣復而遽求去乃不使臣言耳嗣復曰陛下月費俸稟數十萬時新異賜必先及將責臣輔聖功求至治也使不及初豈臣當死累陛下之德奈何惟陛下別求賢以自輔帝曰覃偶及之奚執咎嗣復闔門不肯起帝乃免覃夷行相而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反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粃滓者菁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未幾帝崩中

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内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復為吏部尚書出為湖南觀察使會誅薛季稜劉弘逸中人多言嘗附嗣復珏不利於陛下帝剛急卽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德裕與崔鄲崔珙等詣延英言故事大臣非惡狀明白未有誅死者昔太宗玄宗德宗三帝皆常用重刑後無不悔願徐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為寃帝曰朕纘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且珏等各有附會若珏

季稜屬陳王猶是先帝意如嗣復弘逸屬安王乃內爲楊妃謀且其所詒書曰姑何不斆天后德裕曰飛語難辨帝曰妃昔有疾先帝許其弟入侍得通其謀禁中證左尤具我不欲暴于外使安王立肯容我耶言畢戚然乃曰爲卿赦之因追使者還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立起爲江州刺史以吏部尚書召道岳州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孝穆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

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
在馬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爲美嗣復五子其顯者
授損
授字得符於昆弟最賢由進士第遷累戶部侍郎以母
病求爲祕書監後以刑部尚書從昭宗幸華從太子少
保卒贈尚書左僕射
子煚字公隱累擢左拾遺昭宗初立數遊晏上疏極諫
歷戶部員外郎崔胤招朱全忠入京師煚挈族客湖南

終諫議大夫

損字子默緜𨻶補藍田尉至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爲相欲易其廡以廣第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巖巖不悅使損按獄黔中踰年還三遷絳州刺史巖罷去召爲給事遷京兆尹與宰相盧攜雅不叶復除給事中陜虢軍亂逐觀察使崔蕘命損代之至則盡誅有

罪者拜平盧節度使從天平未赴復留卒官下

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旣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逢吉險邪稹浮躁嗣復辯給固無足言幸主孱昏不底於戮治世之罪人歟

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唐書卷一百七十四考證

李逢吉傳父顏○舊書作祖顏父歸期與新書異沈炳震曰按宰相世系表與舊書同則新書似誤

李仲○仲當作紳

唐書卷一百七十四考證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

竇劉二張楊熊柏

竇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父叔向以詩自名代宗時位左拾遺羣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羣以處士客毗陵母卒齧一指置棺中廬墓次終喪從盧庇傳啖助春秋學著

書數十篇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并表其書報聞不名後夏卿入為京兆尹復言之德宗擢為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蕃乃遷羣侍御史為薦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蕃判官一何易帝壯其言不遣王叔文黨戚雅不喜羣羣亦悻悻不肯附欲逐之韋執誼不可乃止羣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曰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逡巡路傍江

南一吏耳人君又處實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叔文怵然亦卒不用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爲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聞其名與語奇之表以自副武元衡李吉甫皆所厚善故名拜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薦羣代爲中丞羣引吕温竇羣羊士諤爲御史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羣忮狠反怨吉甫吉甫節度淮南羣謂失恩因擠之陳登者善術夜過吉甫家羣即捕登掠考上言吉甫陰事憲宗面覆登得其情大怒將

誅羣吉甫爲救解乃免出爲湖南觀察使改黔中㑹水
壞城郛調谿洞羣蠻築作因是羣蠻亂貶開州刺史稍
遷容管經略使召還卒于行年五十五贈左散騎常侍
羣狠自用果於復怨始召將大任之衆皆懼及聞其死
乃安兄常牟弟庠鞏皆爲郎工詞章爲聯珠集行於時
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常字中行大歴中及進士第不肯調客廣陵多所論著
隱居二十年鎮州王武俊聞其才奏辟不應杜佑鎮淮

南署爲參謀歷朗夔江撫四州刺史國子祭酒致仕卒
贈越州都督
牟字貽周累佐節度府晚從昭義盧從史從史寖驕牟
度不可諫即移疾歸東都從史敗不以覺徵避去自賢
位國子司業
庠字冑卿終婺州刺史
鞏字友封雅裕有名于時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
囁嚅翁元稹節度武昌奏鞏自副卒

劉栖楚其出寒鄙爲鎮州小史王承宗奇之薦於李逢吉繇鄧州司倉參軍擢右拾遺逢吉之罷裴度逐李紳皆嗾而爲奸者敬宗立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卽位安臥寢内日晏乃作大行殯宫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朝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阼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爲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額叩龍墀

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
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慰諭
乃出遷起居郎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爭
者在耶以諫議大夫名未幾宣授刑部侍郎故事侍郎
無宣授者逢吉喜助已故不次任之數月改京兆尹峻
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罪
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宿姦老蠹爲
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

子不記頭上尹邪然其性詭激敢為怪行乘險抵巇若無顧藉内實恃權怙寵以干進詣宰相厲色慢辭韋處厚惡之出為桂管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

張又新字孔昭工部侍郎薦之子元和中及進士高第歷左右補闕性傾邪李逢吉用事惡李紳冀得其罪求中朝凶果敢言者厚之以危中紳又新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為逢吉搏吠所憎故有八關十六子之目敬宗立紳貶端州司馬朝臣過宰相賀閽者曰止宰相方與

補闕語姑伺之及又新出流汗揖百官曰端溪之事竊不敢讓人皆辟易畏之尋轉祠部員外郎嘗買婢遷約爲牙儈捜索陵突御史劾舉逢吉庇之事不窮治及逢吉罷領山南東道節度表又新爲行軍司馬坐田伾事貶汀州刺史李訓有寵又新復見用遷刑部郎中爲申州刺史訓死復坐貶終左司郎中又新善文辭再以謟附敗喪其家聲云

楊虞卿字師皐虢州弘農人父寧有高操談辯可喜擢

明經調臨涣主簿棄官還夏與陽城爲莫逆交德宗以諫議大夫召城城未拜詔寧即諭與俱來陜虢觀察使李齊運表置幕府齊運入爲京兆尹表奏先主簿拜監察御史坐累免順宗初召爲殿中侍御史終國子祭酒虞卿第進士博學宏辭爲校書郎抵淮南委婚幣焉會陳商葬其先貧不振虞卿未嘗與游悉所齎助之擢累監察御史穆宗初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烏鳶遭害仁鳥逝誹謗不誅良臣進臣敢冒誅獻瞽言臣聞堯舜

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況今北虜方梗西戎弗靖兩河有瘡痏之虞五嶺罹氛癘之役人之疾苦積下朝之制度莫脩邊亡見儲國用寠屈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内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入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它内朝臣偕入齊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廷忠言不聞臣實羞之蓋主恩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

得矣今宰臣四五人或頃刻侍坐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雖陟降清地曾未奉優睠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爰顧逮恵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時又有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在側馳騁無度内作色荒外作

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尉謝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俄詔行勞西北邊還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史館脩撰進吏部會曹史李賓等鬻僞告調官六十五員贓千六百萬以上虞卿發其姦賓等繫御史府而虞卿覩吏嘗受二百萬亡命私奴受三十萬虞卿縛奴送獄三司嚴休復高釴韋景休雜推賓等皆誅死虞卿坐不檢下免官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為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為

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員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爲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爲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德裕之相出爲常州刺史宗閔復入以工部侍郎名遷京兆尹太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爲帝治丹剔小兒肝心用之民相驚扃護兒曹帝不悅注亦内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卽約李訓奏言語出

虞卿家因京兆駙伍布都下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
卿周比因傅左端倪帝大怒下虞卿詔獄於是諸子弟
自囚闕下稱寃虞卿得釋貶虔州司戶參軍死子知退
知權擅堪漢公皆擢進士第漢公最顯
漢公字用乂始辟興元李絳幕府絳死不與其禍遷累
戶部郎中史館修撰轉司封郎中坐虞卿下除舒州刺
史徙湖亳蘇三州擢桂管浙東觀察使繇戶部侍郎拜
荆南節度使召爲工部尚書或劾漢公治荆南有貪贓

降祕書監稍遷國子祭酒宣宗擢爲同州刺史於是給事中鄭裔綽鄭公輿共奏漢公冒猥無廉槩不可處近輔三還制書帝它日凡門下論執駮正未嘗卻漢公素結左右有與助至是帝感不從制卒行會寒食宴近臣帝自擊毬爲樂巡勞從臣見裔綽等曰省中議無不從唯漢公事爲有黨裔綽獨對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漢公既以墨敗陛下容可舉劇部私貪人帝恚見顏間翌日斥裔綽爲商州刺史漢

公自同州更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子籌範仕亦顯
汝士字慕巢中進士第又擢宏辭牛李待之善引爲中
書舍人開成初繇兵部侍郎爲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
西川乃族昆弟對擁旄節世榮其門終刑部尚書子知
溫知至悉以進士第入官知溫終荆南節度使知至爲
宰相劉瞻所善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瞻得罪亦貶瓊州
司馬擢累戶部侍郎楊氏自汝士後貴赫爲冠族所居
靜恭里兄弟並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方鎮率十餘人

張宿者本寒人自名諸生憲宗爲廣陵王時因張茂宗薦尉得出入邸中誕譎敢言及監撫自布衣授左拾遺交通權幸四方賂遺滿門數名對不能慎密坐漏禁中語貶郴丞十餘年累遷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數言其狡譎不可信白爲濠州刺史宿上疏自言留不遣帝欲以爲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職要重當待賢者宿細人不可使汙是官陛下必用之請先去臣乃可帝不悅後逢吉罷詒權知諫議大夫宰相崔羣王涯同請曰諫

議大夫前世或自山林擢行伍任之者然皆道義卓異於時今宿望輕若待以不次未足以寵適以累之也請授他官不聽使中人宣授焉宿怨執政不與已乃日肆讒甚與皇甫鎛相附離多中傷正人君子元和末持節至淄青李師道願割地遣子入侍既而悔復遣宿往暴卒于道贈祕書監

熊望者字原師擢進士第性險躁以辯說游公卿間劉栖楚爲京兆尹樹權勢望日出入門下爲刺取事機陰

佐計畫敬宗喜為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栖楚
薦望未及用帝崩文宗立韋處厚秉政詔望因緣險薄
營密職圖褻幸讙沸衆議貶漳州司戶參軍
栢耆者有縱横學父良器為時威名將耆志健而望高
急于立名是時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耆杖策詣
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
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至泣
下乃請獻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耆左拾遺由是聲震

一時遷起居舍人王承元徙義成軍遣諫議大夫鄭覃往慰成德軍賚緡錢百萬賚未至舉軍譁議穆宗遣者諭天子意衆乃信悅轉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太和初李同捷反詔兩河諸鎮出兵久無功乃授者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之諭㫖會横海節度使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祐使大將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者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諜言王庭湊欲以奇兵刼同捷者遂斬其首以獻諸將

嫉者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者循州司户參軍亞之南康尉官人馬國亮譖者受同捷先所得王稷女及奴婢珍貨物祐聞者殺洪大驚疾遂劇帝曰祐若死是者殺之至是積前怒詒長流愛州賜死

贊曰詩人所譖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羣栖楚輩則然肆訐以示公構黨以植私其言纚纚若可聽卒而入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者掩衆取功自速其死哀哉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考證

竇羣傳京兆金城人〇舊書扶風平陵人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七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

韓愈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

鞫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辠前刺史劾

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

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玆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唫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焼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

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商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

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所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倫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

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奉錢歲靡稟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當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

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

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埸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鬬知賊深淺若募以内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

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
文章字命鍔誇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
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
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
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
膜唄至於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
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
未嘗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

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

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

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

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

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

誠宜然非内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寛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寛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

爲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

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奸隸蠹居棊處揺毒自防外順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

坤闢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廵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内隷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頌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

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迾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湖嶺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函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

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

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

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隷過期不贖則没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没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隷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庭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庭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既坐庭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

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庭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庭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

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
翼亦潰圍出庭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
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
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
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
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
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
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

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朞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

名於時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謚曰貞曜先生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澁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

平處下顧二謝云

張籍者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太祝久次遷祕書郎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簺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以埀世者愈最後荅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道其所歸漑其根

將食其實此感德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
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旣深其文辭
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
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
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
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
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何有夫子
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

相者周天下猶且絶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嚮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立吾豈可易而為之

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十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

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籍為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為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

辟爲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常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覊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

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

子嘗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時又有賈島劉乂皆韓門弟子

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无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唫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𮤳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五十六

劉乂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常穿屐破衣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氷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爲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䆳俚混并

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
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
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真然愈
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
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
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
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
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

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考證

韓愈傳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舊書父仲卿無名位二書不合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考證